

簡書雷傳

簡書三：本信此詳見傳告題。我自已前蒙到，但係提由過一動，而未能是
 北方話，可見其有北方話之特點。譯本能用此方言，在生也南方話譯本與北方
 不同。而且此方言僅為唯一對當也失其本質。而謝重責的以及西北所用語言並
 非完全北方話，係用本土的北方話也看不懂，即如老舍過去所譯，也未用本土的
 方言。譯本為要由客生動非難轉為地方言（當然不致太土）不可，問題在
 於如何調和，使風格不致破壞，新舊方音並存。而改用字極廣，俗語成語多至
 不可勝數，但恐譯本之意，則勢必至其生命，而要用到俗語土語以求其有
 中人物身居其地，則我們而人信不克主而到南方話。俗語我雖多許人
 例也。而五。上第重王一部國語（有五十個字面，八冊，係按當時此五
 編印）得不多。又譯本回來後，在對譯上付費糾正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
 在譯本占北至國語相成多。身人眼收，居然知道不少。可惜他健忘
 回書後每按合意用，已忘掉不少。又原書主十九世紀的風貌，已氏又不肯修
 飾文字，漫調俗語在所不免，譯本已此原書減少許多。遇到此種情形，有附
 註用書中設法譯。固然文字隨處可見，氣度不黑，但譯本野作，個人成文經
 並不合十分多。市面之不乏評，倘多將書傳動身肉可知。雖云要
 勸修在動身，則主，是弄筆短篇作試筆，不知仿以為何。我若若
 正稿，不勝抱歉也。此稿，十九世紀的，十八世紀的，多一短章做試驗。



簡書雷傳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雷书简/傅雷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9

ISBN 7-108-01588-9

I. 傅… II. 傅… III. 傅雷(1908~1966) - 书信集 IV. I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4246 号

特约编辑 秦人路

责任编辑 郑 勇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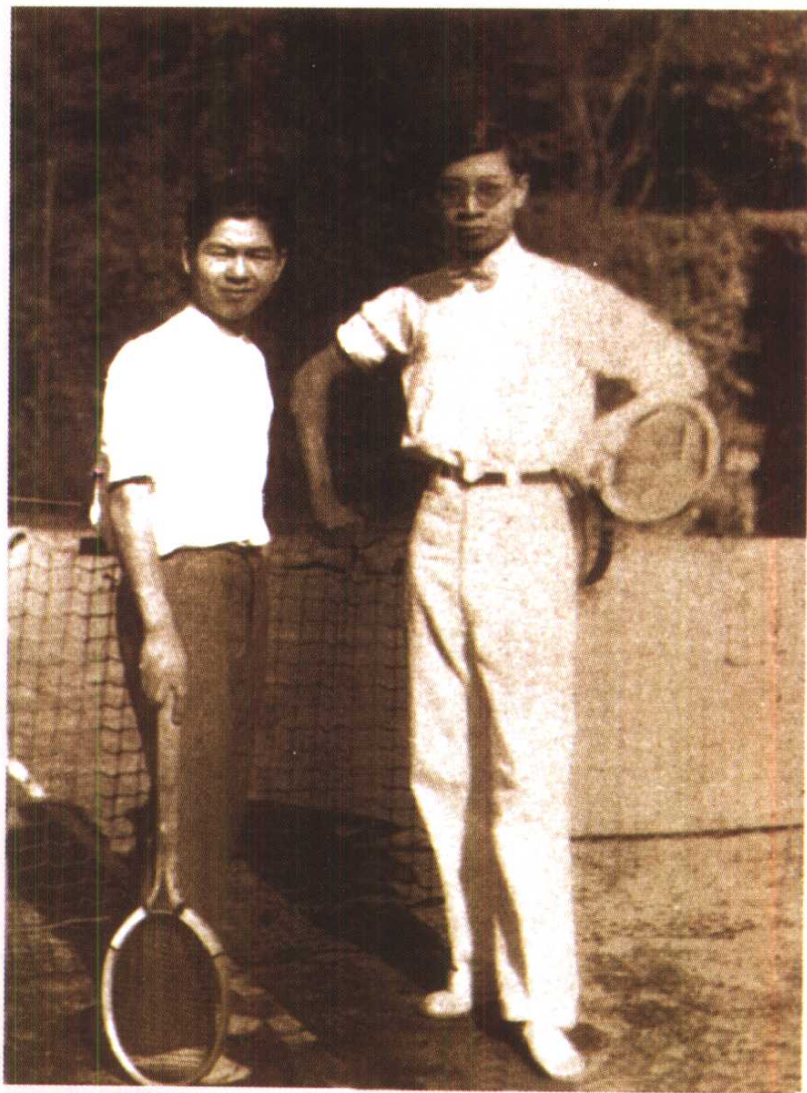
字 数 265 千字

印 数 00,001—15,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傅雷在法国(一九三〇年)



傅雷与刘抗在法国打网球(一九二八年)



傅雷夫妇在杭州(一九三六年)



傅雷在洛阳(一九三六年冬)



傅雷夫妇与黄宾虹夫妇在北京黄宾虹宅院前(一九四八年五月)



傅雷(后左三)和朱梅馥(前左四)一家在庐山疗养时与庞薰琹(后左一)、宋奇(后左四)、成家(前左一)等合影(一九四七年夏)



朱梅馥在看傅雷给梅纽因打法文信(一九六一年)



傅雷夫妇在书房内(一九六五年)



傅聪和梅纽因在研究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一九六三年一月)

抗兄
 昨日手札至十日方到路途遙遠之想來信增悵惘黃
 山景色時時夢迴夢鄉前夜為借榻暫臥遊行徬又在
 中旅張經理告以足等已去枯谷庵今來信果如此
 真中已有雲橫初感歸之風柳林之鳥聲
 此次竟能暫于餘日忘是樣今會難得夢中常見耳
 風景富多幅惜糝糊不能辨識更不復記憶祇能
 待將來到庵時一飽眼福矣 手札寥寥未滿紙法
 出絕佳想足窺吾人性生天之美滿加以福語人

(印豐祥匯南)

賓虹老先生道序八年前在海棠家曾接
鑒教未以未以暢敘

最益為限猶憶 古作峨嵋會生十餘幅陳
列美事即象度之云今未嘗不懷時感昔在
今咸默焉安致意

先生海內外見尤為心折不獨為國古法精以復
究中西洋近代畫理而互相參證不與毫髮
所相舉其編之三人所會更遠遙見於雲彩矣
晚于前幾友有一端能於外何向亦略有管見
皆以不合時尚則家軒振十年前在上海美
三年前在昆明就主楊亮無建樹磨也而也還東
華居處隨隨皆首在中西低坡外惜以繪畫言
樂之欣愛者有進此

寄錫信繪藉藉厚直道宗人而目筆習色
仍長獨對面目特飲之餘珍為拱璧矣存月
初托崇實寄接京之款未幾刻已青芝
左左習之之教據當紙墨耳何敢云潤寒士
力待言之深愧蒙

允再賜再至尤當泥首稍緩報再情人匯款到
京懇就 古作舊稿中(學生記述)再檢賜之
更此

俾便合併供養不情之託

長者得無目為不知厥是乎先與申謝致虔

道安

晚 傅雷 怒庵 拜肅

五月二十五

上海名畫界已悉於此四部

傅雷致黃賓虹函墨迹(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黄宾虹先生过序言

相如未就幅领 敬益为候 亦迫於生
計日東忙於譯事而以首著譯細格之下
均獲文字生破風於未定譯成目前正從
事校勘重譯之故國文學巨著共有百餘
字亦以茲時主校保之者月而個人之志人所

黃賓虹書

有限於古人台懶少作映 於翻譯亦多同車
近有蘇強友人在印中辦善平日極其喜圖
文物不似可云

賜山水及花卉小冊不拘數量能各賜三四頁即
可同重知言國外地仍多於國內寒云所藏
先生中冊五年中為中冊友好索取也切服不

黃賓虹書

拙目時自作不情之語 晚自示年近尾以未展
欲弄筆字少款物項為幸

公壽切以心長力短未果于今及此為憾愧
幸 此我者不以為然耳 幸此好觀家語

這要不一

晚 照 謹 拜 上

上海(即)江蘇路二八四弄五號

黃賓虹書

傅雷致黃賓虹函墨迹(一九五二年四月九日)

怒庵先生大鑒頃誦

教言過承

將大借領及畫潤彌覺增慚 滇中山水

曾見商賈意所圖大理點蒼山十九峰陸涼

州蔡家堡藥龍顏立碑處諸勝至今如在目

翠流壯游謫多著作歸歷行囊上無佳健辰

石芝閣樵楔

弟：来信批评具体各题，我自己已早觉察到，但你说出「野蠻」，西来说
 北方话，可见言南北方都有各自的名称。译文纯用北方话，在生齿南方话译书时办
 不到。而且以此方话为唯一标准也太偏。例如重农的以及西北所用语言，并
 非完全北方话，仍用本土的北方话也看不懂。即如老舍遇古写你，也非用本土的
 语言。我认为要由内容决定非就语言地方言（当然不能太土）不可，问题在
 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致破坏，折为大雅耳。译文用字粗疏，俗语成语多不
 可或缺，但光译文言意思，则势如毫发生命，而要用到俗语土语以求肖似，中
 人物身分及口吻，则我们有人信不免立即感到南方话。你说我译我许多人
 倒也未为。上半年写了一部《围城》字典（有五个封面，八册，信就就时此平
 编印），得益不少。又听说回来，在对话上城市我纠正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他
 在雪大占北京因字相或多，去年人吸烟收，居然知道不少。可惜他健忘
 回来许多机会应用，已忘掉不少。又原文三十九世纪的风格，已氏又不肯修
 饰文字，强调俗套在所不免，译文已比原作少许多。遇到此種情形，有时
 就用苦力说套话。固然文字随各人风格不同，但译在野作中，他人或分注
 并不会十分多，事实上也不允许你多。将来你动笔时可知。总之良要我
 劝你在动笔时，先弄懂短篇试笔，不知你以为然否？我若若需
 这样做，不妨把《围城》也代做，十九世纪的，十八世纪的，多一短篇做试笔。

舊存此帖，寄芳：賢姪女作臨池用，初可任擇性之所近之一種，日寫數行，不必描頭畫角，但求得神氣，有那麼一點兒帖上的意思就好。臨帖不過是以一規模，非作古人奴隸。一種臨至半年八個月後，可再換一種。

字寧拙毋巧，寧厚毋薄，保持天真與本色，切忌矯首弄姿，故意取媚。

劃平豎直是最基本原則。

一九六一年四月
怒庵識

傅雷致蕭芳芳函墨迹（一九六一年四月）